

誠

齋

集

一八

誠齋集

PDG

誠齋集卷第七十八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序

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

吾族楊氏自國初至于今以文學登甲乙者九十  
有一人前輩之間者曰屯田公中奉公仁宗皇帝  
嘗題殿柱云揚丕之廉謹者即屯田公也中奉公  
宰杭之仁和縣是時天下惟知有蔡太師從之者  
富貴可曲肱取也忤者不死則黜則屈則窒蔡氏  
之門有老尼居仁和攘細民土田訟久不決公杖

尼以田畀民流落者以此自屯田公中奉公之後  
至忠襄公以死節倡一世於是楊氏之人物不為  
天下第二始忠襄公入雲際山寺讀書同學齊名  
者其族弟鱣堂先生也當二公同學時每相厲曰  
爵祿不必力取當力取名節耳忠襄之及於難也  
先生宰池之貴池縣實經理忠襄之家而收恤其  
孤以敏士大夫咨且慕曰兄忠于國弟忠于兄不  
知二公之相期非及難之日也先生竟以毅毅頑  
頑仕率不合弱冠登第得年六十而官止於宣州  
筭判先生旣沒二十年其子次山論次先生之歌

詩文章為若干卷命其序之曰先君之才於功不  
施而施於斯先君其不有憾哉某曰先生奚憾焉  
如先生而不用不用者之憾也先生奚憾焉且君  
之所以為先生憾者不以其不達於位故耶吾聞  
古之君子達不以位也先生不與忠襄異其趨者  
也趨者無不同遭者有不同耳先生之文俊於氣  
強於力以詣於古其歌詩沛然有李太白之風茲  
非其躬之達歟達於位不必達於躬達於躬不必  
達於位君子也衆人也未嘗相近也至於二者其  
不兼焉則均也先生獨能遁其均乎哉次山曰是

先君之志也乃書而序之先生諱杞字元卿乾道  
五年八月六月姪孫具位万里序

送侯世昭序

侯氏表之世於醫者也至世昭問其醫之所自起  
則十世不啻矣其無誤已可信世昭年未及世有  
老醫易之不謂其能也同療一富者子之危疾老  
醫屈焉世之論人率以為老者精而少者粗豈盡  
然耶世昭於醫無所不工而長於奇疾衆醫所驚  
者世昭一見即曰是名某疾一發藥無不愈至於  
鍼鏃刀匕危道也世昭曰不犯至危勿求至安在

審不審爾然則天下之事審之苟明矣必曰危不可犯者否也劉元德之欲襲許李泌之欲取范陽彼其審者歟世昭曰今之醫不讀古醫家之書而言醫殆如子之儒廢書而求道者也然予聞世昭常療一疾不藥不鍼而愈之以一驚子曰此於書何徵世昭曰吾以意也不廢書又不可歟子曰子之妙於醫信矣子之功如古之十全者乎曰吾之不醫者三疾不可為聽於主而不吾聽既吾聽而後以庸醫參焉者予於是有感焉其一可以為未病者之儆其二可以為不擇醫而醫與得醫而不

用者之規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上愛民急治夙寤太息沔隆根株是在甬吏吏最  
近民不在縣令百年以遷流俗習傳羞薄厥官為  
茸為庫迺簡其良差擇其嚴功實白者許以薦言  
風揮雷行丕變故常於是江西提舉胡公首以知  
江州德安縣呂侯應書有詔政事堂書其功狀秩  
滿指選用焉或曰邑固未易作作邑亦未易蓋治  
其賦與治其民有以獲乎彼必無以獲乎此矣今  
呂侯兼焉難乎哉予曰是未足為侯之難也侯嘗

為零陵宰予嘗為丞全州兵執其守臣以叛全距  
永不百里永之攝守懼告潭師請討之持書者前  
矣侯夜叩州門謁守曰討之是濟其乱且震湖南  
獨全州乎謂宜白於使家丞下教咎其守臣鎮撫  
御徒乱庶可已姑徐圖之曷云其遲侯策既行一  
路靜嘉是侯之難也一邑難乎哉且無事患有事  
有事患無人有人患無功全卒之靜而叛自無事  
而之有事也叛而靜自有事而之無事也自有事  
而之無事有人故也呂侯是已然是役也有人矣  
而無功焉是所患也非呂侯之患也天下之患也

使全卒叛而不靜不靜而及於湖南不知命幾將  
遣幾兵費糧幾何闕幾日而後湖南無事耶如是  
而後無事則謂之有功矣謂彼為有功則呂侯為  
無功宜也自古有事未有無人有人未有有功有  
事而無人則難焉有人而無功則不歎焉獨呂侯  
歎予因書之以私告夫好善之君子併嘉胡公之  
能薦士也呂侯名行中字聖與云乾道辛卯四月  
二十六日廬陵楊万里書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

吾友羅德禮寄所作補注漢書示予古文奇字分

章別句其據也有依其證也有來蓋漢書之幽者  
白紛者釋險者不險矣始漢書舊注有郭璞臣瓚  
輩數十家彼其人自為竒家自為詳矣及顏師古  
最後出如道子之畫魯公之字子美之詩蓋兼百  
家而無百家曠千載而備千載者也至吾宋又有  
三劉之注出焉學者以為漢書於是無餘秘矣今  
觀吾友羅子之注又出於三劉之外然則書果有  
窮哉漢書之為書學者爭讀之以其文也夫文之  
於道也末矣然猶不可窮如此而况聖人之經而  
指一家之說以為盡於此可乎且當郭璞臣瓚輩

之為注也豈知有顏師古師古亦豈知有三劉三  
劉亦豈知有羅子哉前乎羅子不知有羅子後乎  
羅子烏知無羅子乎未可知也天下之事孤舉者  
難起衆挈者易趨苟衆矣天下無難成之功也而  
況有難讀之書乎吾於羅子之注有得焉年月日  
誠齋楊万里序

李去非愚言序

人異異習世異異承文之遠者傳必偽不必先秦  
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偽也  
然予嘗以為是無足病足病者蓋有之矣偽不在

人者是真足病也吾嘗學為文矣吾書吾口不曰  
異世吾口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口傳之書  
其於真也邈矣而病人之偽乎哉雖然文枝也至  
於道天授之聖聖授之後世其授無象其傳無器  
又非若文而已也今吾欲起萬古而聖輒使無象  
者有象無器者有器其合也否也真也偽也是未  
可知也蜀士李開去非著書六十九号之曰愚言  
愚言云者將以李氏子之言索顏氏子之愚也其  
言曰顏惟愚故無書亦無徒然其傳至今不絕曾  
子子思孟子有書有徒然其傳屢絕予讀而驚焉

嗟乎果哉李子之言也李子之言大抵書始口口  
如心能以秋毫為太山見而秋毫泯復以太山為  
秋毫秋毫還而太山具細之至幽以揭之至炳非  
今人之文也然吾聞一言而足是道之不忘言也  
不言而足是道之忘言也苟不忘言矣曰顏惟愚  
故無徒而傳乎爾苟忘言矣不曰顏惟愚故無書  
無徒而傳乎爾李子之六十九篇奚以為哉奚以  
為哉年月目揚万里序

陳晞顏詩集序

予昔歲為友人陳晞顏作敦復齋記晞顏以書來

且寄近詩百餘篇曰子之記吾齋吾未屬廢也子  
盍序吾詩旣而晞顏自湖南帥襄陽地益遠書問  
益踈今年八月忽得晞顏書來徵余叙篇蓋余已  
忘之矣而晞顏未忘也予初與晞顏相識時各出  
詩文一編蓋予喜晞顏詩而晞顏喜予文至今十  
年予文日以退而晞顏之詩日以進以日退之文  
叙日進之詩借曰予不忘予猶不敢也晞顏猶喜  
而不忘何哉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蓬  
風雨惡平明已失繫舩痕此晞顏前日之句也予  
甚愛之每欲効之疾驅急追目未至而足已返矣

而况於近詩乎如秋日十詠及謁衡嶽等篇蓋秋後之山露下之萋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是可得而効哉予嘗聞晞顏言少從後湖先生游盡得詩之秘然則學而無傳信不可歟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人或曰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為之爾且夫疾於窮者其詩折怡於達者其詩銜折則不充銜則不幽是固非詩矣至俟夫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聊為晞顏道之襄陽鹿門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峴山之碑習池之館有羊杜山公之遺迹今無

恙乎肺顏有新作否予叙旣往肺顏詩當來予盥  
手以俟年月日楊万里序

送葉伯文序

予出守毘陵日一周天矣未嘗召醫也今年五月  
婦偶有寒疾於是始召醫諏其良者衆對曰某子  
良州家常用之又曰某子良州家常用之世言効  
驗者必求之於所常用予欲勿用焉得而勿用然  
醫藥紛如効驗蔑如蓋五易醫得葉君偉而後愈  
葉君者先是州家未嘗用也然則常用者果皆其  
人未嘗用者果無其人歟病至於五易醫病蓋壞

矣壞而後使葉君為之焉為之而效焉如葉君者  
其信良矣哉雖然壞而後使良者為之固不若未  
壞而使良者為之也夫豈不欲未壞而使良者為  
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憎於良不良之別歟且良  
不良之別將安出哉無乃出於其所諷者耶蓋予  
之召醫前之諷諷乎昏後之諷諷乎友方婦病之  
將壞也吾友蔡定夫過予予因諷之定夫曰莫葉  
君良也已而果然不擇其所諷信不可歟予既感  
定夫且嘉葉君書以贈之君字伯文年月日楊方

里序